

经·典·文·萃

徐志摩

高山氤氲

X U Z H I M O

悄

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漓江出版社

经·典·文·萃

高山氤氲



滿江出版社

高山氤氲

徐志摩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经典文萃 - 高山氤氲/徐志摩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02

I. 徐… II. 徐…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83860 号

高 山 氤 氲

徐志摩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凌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04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ISBN 7—5407—3295—4/I·1638

定价: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高山氤氲·

曼殊斐儿	/ 3
泰戈尔	/ 22
济慈的夜莺歌	/ 29
拜伦	/ 42
丹农雪乌	/ 53
罗曼罗兰	/ 71
汤麦士哈代	/ 79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 90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 98
一个行乞的诗人	/ 120
波特莱的散文诗	/ 138

·人生随感·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 145
我过的端午节	/ 148
一封信	/ 151

落叶	/ 154
守旧与“玩”旧	/ 172
“迎上前去”	/ 181
想飞	/ 187
“话”	/ 192
海滩上种花	/ 205
自剖	/ 212
再剖	/ 219
这是风刮的	/ 224
求医	/ 227
论自杀	/ 233
再论自杀	/ 244
秋	/ 249
吸烟与文化	/ 262
我们病了怎么办	/ 267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 273
关于女子	/ 280
卢梭与幼稚教育	/ 298
再谈管孩子	/ 309
泰戈尔来华	/ 315
罗素又来说话了	/ 322

·风雨故人·

悼沈叔薇	/ 335
我的彼得	/ 338
我的祖母之死	/ 344
伤双栝老人	/ 359
吊刘叔和	/ 363
家德	/ 368

·云游心踪·

印度洋上的秋思	/ 377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 384
泰山日出	/ 388
山中来函	/ 391
翡冷翠山居闲话	/ 393
意大利的天时小引	/ 397
巴黎的鳞爪	/ 399
我所知道的康桥	/ 418
丑西湖	/ 429
天目山中笔记	/ 434
“浓得化不开”	/ 439

“浓得化不开之二”	/ 445
“死城”	/ 450

·诗歌·

雪花的快乐	/ 463
沙扬娜拉一首	/ 465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 466
去吧	/ 468
为要寻一个明星	/ 469
我有一个恋爱	/ 470
月下雷峰影片	/ 472
沪杭车中	/ 473
石虎胡同七号	/ 474
残诗	/ 476
翡冷翠的一夜	/ 477
呻吟语	/ 481
偶然	/ 482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 483
半夜深巷琵琶	/ 485
“起造一座墙”	/ 486
再不见雷峰	/ 487
“这年头活着不易”	/ 488

目 录

在哀克刹脱 (Exter) 教堂前	/ 490
海韵	/ 492
苏苏	/ 495
阔的海	/ 496
再别康桥	/ 497
黄鹂	/ 499
生活	/ 500
残破	/ 50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 503
云游	/ 505
火车擒住轨	/ 506
最后的那一天	/ 508
夜	/ 509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 517
毒药	/ 519
婴儿	/ 521

· 日记 ·

爱眉小札·日记	/ 525
---------------	-------

高
◆
山
◆
氫
◆
氫

曼殊斐儿^①

这心灵深处的欢畅，
这情绪境界的壮旷；
任天堂沉沦，地狱开放，
毁不了我内府的宝藏！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的产业，认识美的本能是上帝给我们进天堂的一把秘钥。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气候喻，不但是阴晴，相间，而且常有狂风暴风，也是最艳丽蓬勃的春光、有时遭逢幻灭，引起厌世的悲观，铅般的重压在心上，比如冬令阴霾，到处冰结，莫有微生气；那时便怀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s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① 曼殊斐儿，通译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女作家。生于新西兰的惠灵顿，年轻时到伦敦求学，后在英国定居。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①

这几行是最深入的悲观派诗人理巴第^②（Leopardi）的诗；一座荒坟的墓碑上，刻着冢中人生前美丽的肖像，激起了他这根本的疑问——若说人生是有理可寻的何以到处只是矛盾的现象，若说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灵反动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说美是真的，何以可以也与常物同归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灯似的智力虽则把人间种种事物虚幻的外象——褫剥连宗教都剥成了个赤裸的梦，他却没有力量来否认美！美的创现他只能认为是称奇的，他也不能否认高洁的精神恋，虽则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样的境界，在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刹那间，理巴第不能不承认是极乐天国的消息，不能不承认是生命中最宝贵的经验，所以我每次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在层冰般严封的心河底里，突然涌起一股融一切的热流，顷刻间消融了厌世的结晶，消融了烦闷的苦冻。那热流便是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之回忆。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Muveence Willian Glabe.

从一颗沙里看出世界，

① 这首诗译述如下：“啊，人生，如果你是绝对脆弱和邪恶，/如果你是尘埃和灰烬，/你的情感何以如此高尚？/如果你多少称得上崇高，/你高尚的冲动和思想何以如此卑微而转瞬即逝？”

② 理巴第，通译为莱奥帕尔迪（1893—1937），意大利诗人、学者。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将无限存在你的掌上。

这类神秘性的感觉，当然不是普遍的经验，也不是常有的经验，凡事只讲实际的人，当然嘲讽神秘主义，当然不能相信科学可解释的神经作用，会发生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神秘感觉。但世上“可为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着哩！

从前在十六世纪，有一次有一个意大利的牧师学者到英国乡下去，见了一大片盛开的苜蓿（Clover）在阳光中只似一湖欢舞的黄金，他只惊喜得手足无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祷告，感谢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见这样的美，这样的神景，他这样发疯似的举动当时一定招起在旁乡下人的哗笑，我这篇里要讲的经历，恐怕也有些那牧师狂喜的疯态，但我也深信读者里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乡下人的笑话？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湿，我独自冒着雨在伦敦的海姆司堆特（Hampstead）问路惊问行人，在寻彭德街第十号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会见曼殊斐儿——“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的一晚。

我先认识麦雷君^①（John Middleton Murry），Athenaeum^②的总主笔，诗人，著名的评衡家，也是曼殊斐儿一生最后十余年间最密切的伴侣。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妇相处，但曼殊斐儿却始终用她到英国以后的“笔名”（Penname）Miss Katherine Mathleen。

① 麦雷，即约翰·米德尔顿·默里（1889—1957），英国诗人，评论家，也做过记者、编辑。曼斯菲尔与第一个丈夫离异后，一直与他同居。

② Athenaeum，即《雅典娜神庙》杂志，创刊于1928年，十九世纪一直是英国颇有权威的文艺刊物。

她生长于纽新兰^① (New Zealand), 原名是 Kathleen Beachamp, 是纽新兰银行经理 Sir Harold Beachamp 的女儿, 她十五年前离开了本乡, 同着她三个小妹子到英国, 进伦敦大学院读书, 她从小即以美慧著名, 但身体也从小即很怯弱, 她曾在德国住过, 那时她写她的第一本小说 “In a German Pension”^② 大战期内她在法国的时候多, 近几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国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国, 就为她身体太弱, 禁不得英伦的雾迷雨苦的天时, 麦雷为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业放弃 (Athenaeum 之所以并入 London Nation^③ 就为此), 跟着他安琪儿似的爱妻, 寻求健康, 据说可怜的曼殊斐儿战后得了肺病证明以后, 医生明说她不过三两年的寿限, 所以麦雷和她相处有限的光阴, 真是分秒可数, 多见一次夕照, 多经一度朝旭, 她优昙似的余荣, 便也消灭了如许的活力, 这颇使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纵酒恣欢时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 ——你知道我是活不久长的, 所以我存心活他一个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麦雷, 对着这艳丽无双的夕阳, 渐渐消翳, 心里 “爱莫能助” 的悲感, 浓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儿的 “活他一个痛快” 的方法, 却不是像茶花女的纵酒恣欢, 而是在文艺中努力; 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鹁鸟, 呕出缕缕的心血来制成无双的情曲, 便唱到血枯音嘶, 也还不忘她的责任, 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 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 给苦闷的人间, 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

① 纽新兰, 通译新西兰。

② “In a German Pension”, 即《在德国公寓里》。

③ London Nation, 即伦敦的《国民》杂志。

她心血所凝成的便是两本小说集，一本是“Bliss”^①，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arty”^② 凭这两部书里的二三十篇小说，她已经在英国的文学界里占了一个很稳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

但唯其纯粹的文学，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蕴于内而不是显露于外者，其趣味也须读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会，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择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我的好友陈通伯^③他所知道的欧洲文学恐怕在北京比谁都更渊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说，曾经讲过曼殊斐儿的，很使我欢喜。他现在答应也来选译几篇，我更要感谢他了。关于她短篇艺术的长处，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机会说一说。

现在让我讲那晚怎样的会晤曼殊斐儿，早几天我和麦雷在Charing Cross^④ 背后一家嘈杂的 A.B.C. 茶店里，讨论英法文坛的状况。我乘便说起近几年中国文艺复兴的趋向，在小说里感受俄国作者的影响最深，他的几于跳了起来，因为他们夫妻最崇拜俄国的几位大家，他曾经特别研究过道施滔庵符斯基^⑤ 著有一本“Dostoyevsky: A Critical Study Martin Secker”，^⑥ 曼殊斐儿又是私淑

① “Bliss”，即《幸福》。

② “Garden Party”，即《园会》。

③ 陈伯通，即陈源（西滢）。

④ Charing Cross，可译作查玲十字架路。这是伦敦一个街区的名称，英王爱德华一世曾在此建立一个十字架以纪念他的王后。

⑤ 道施滔庵符斯基，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

⑥ 这本书名直译为：《马丁·塞克批评研究》。

契高夫^① (Chekhov) 的，他们常在抱憾俄国文学始终不会受英国人相当的注意，因之小说的质与式，还脱不尽维多利亚时期的 Philistinism^② 我又乘便问起曼殊斐儿的近况，他说她这一时身体颇过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伦敦来往两个星期，他就给了我他们的住址，请我星期四，晚上去会她和他们的朋友。

所以我会见曼殊斐儿，真算是凑巧的凑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尔思^③ (H.G. Wells) 乡里的家去了 (Easten Clede)^④ 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伦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记得回寓时浑身都淋湿了。

他们在彭德街的寓处，很不容易找，(伦敦寻地方总是麻烦的，我恨极了那个回街曲巷的伦敦。) 后来居然寻着了，一家小小一楼一底的屋子，麦雷出来替我开门，我颇狼狈的拿着雨伞还拿着一个朋友还我的几卷中国字画，进了门，我脱了雨具。他让我进右首一间屋子，我到那时为止对于曼殊斐儿只是对一个有名的年轻女作家的景仰与期望；至于她的“仙姿灵态”我那时绝对没有想到，我以为她只是与 Rose Macaulay^⑤，

① 契高夫，通译契诃夫 (1860—1904)，俄国作家，以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著称。

② Philistinism，即庸俗主义。

③ 惠尔思，通译威尔斯 (1866—1946)，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④ Easten Clebe，译作伊斯坦克利本，伦敦附近的一个地方。

⑤ Rose Macaulay，通译罗斯，麦考利 (1881—1958)，英国女作家，著有《愚者之言》、《他们被击败了》等。